相佇[1]

規个庄頭，猶閣予夜色罩甲褫袂開目瞷的時陣，就算講佇冷吱吱的十二月天，春仔嫂灶跤的電火仝款佇透早三點外就光映映。

先共龍眼棬綑好的草綑囥入去灶空，才閣共竹管仔柴囊入去，番仔火點落去，龍眼棬袂堪得燉著火，就 piak-piak 叫，著起來矣。

天猶未光的透早，陪伴伊的，就干焦賭草綑著火 piak-piak 叫的聲。

自春仔過身了，阿成就去臺北拍拚。

「唉！」

1　相互扶持。

共前一暝浸甲蓬蓬的豆仔，欲倒入去挨豆仔機的時陣，春仔嫂常在那吐大氣那倒。若春仔猶佇咧，一下手就會當共規桶的豆仔倒入去，毋免像這馬，干焦會當用匏梳沓沓仔 khat[2]。

紲落來，一寡豆仔汁摻石膏做豆腐、一寡就倒入去灶頭的大鼎用勻勻仔火燃予滾，就會當做豆奶賣。

灶頭邊一个一个的鍋仔，彼是人前一暝注文欲貯豆奶的。

燃豆仔汁的火袂當用猛火，若無就會滂 (phū) 甲滿塗跤，愛那顧火那共豆頭[3] 入落去袋仔底，等一下阿海就會來載豆頭轉去飼牛。

「呔會遮久無看著恁阿成？」阿海按呢問。

「我叫伊若無閒就莫轉來啦，工課較要緊！」

豆仔汁滾了後，就是豆奶矣。共每一个鍋仔貯予滇，天

2 舀。

3 豆渣。

光人就會來掐轉去，大跤的收 5 箍，細跤的算 3 箍。

規間灶跤予大鼎的燒氣衝 (tshìng) 甲袂輸若罩雾霧咧。規年迵天，春仔嫂都穿一領短裷仔就有夠矣。

五、六點仔，差不多款好勢矣。春仔嫂就坐佇戶櫥頂頭，戇神仔戇神看對外口。

「阿成這馬今毋知好無？」心內底四常想起阿成。

對拍殕仔光的天色、罩雾的光景看出去，春仔嫂袂輸若看會著春仔、阿成兩个爸仔囝的形影，猶閣有過去的沓沓滴滴。

春仔嫂本名號做阿花，In 阿公佇伊出世的前一暝，眠夢著一蕊花，就按呢號名。毋過這个名，差一點仔就予伊和春仔的婚事講袂成，因爲阿春 in 阿母一聽著阿花這个名，就想講這敢會是趁食查某？尾仔是看著阿花的尻川斗眞闊，應該會眞 gâu[4] 生，才答應這層親事。

阿花原本厝裡就散赤，細漢就愛鬥作穡，嘛眞骨力拍拚。

---

4 擅長於做某事。

後頭厝是佇雲林口湖飼烏魚。

In 阿母較荏身，袂輸若藥罐仔咧，三兩工就攏佇眠床頂無法度作穡。

「阿花，明仔載愛來去涔塭仔底喔！」

「阿爸，頭區遐猶未拋魚仔呢！」

東北季風無情吹透佇阿花的面頂頭，嘛共少女愛婿的心，隱藏佇瓜笠仔巾的內面。

毋通干焦看烏魚子的價數袂 bái，對魚仔栽開始，到會當掠來賣嘛就愛三冬的時間。春天驚魚仔著魚虱病，天氣一熱驚腸仔炎，寒天一到心情才是眞正滾絞，這時陣烏魚的卵巢拄好成熟，是收成的好時機，毋過若寒流較寒一寡，烏魚就反肚死規窟，三冬的等待，四常是干焦趁無閒佮流汗爾。販仔一來，兩尾一箍銀的價數收去做飼料，彼眞正是欲哭無目屎。若會當順序，彼就愛感謝天公伯的看顧佮祖先的致蔭。

「阿爸，這擺賣的價數袂 bái 乎？」阿花心內想講看會當買新衫無？

「是袂 bái 啦！毋過……」阿爸一點仔都無大豐收的歡喜。

「是按怎？」

「恁阿母破病共人借的彼條數，袂細條……」

落尾，In 阿母過身了後，減這條藥仔錢的開銷，厝裡才有法度賭寡錢，人嘛才敢來講阿花的親情。

「若散甲連鬼都毋掠，呔會有人來講親情？」媒人婆仔按呢講。

認眞作穡的阿花，ta-ke 就袂憢疑。紲落來干焦向望會當緊抱孫。

無偌久，阿花就有身矣。

閣賭兩禮拜就欲生矣，阿花仝款無閒穡頭，原底就澹糊糊的塗跤，一个無細膩煞趄[5]落去，澹澹的塗跤出現紅紅的一搭，送病院急救，囡仔無夠月出世，毋過爲著欲止血，阿花的子宮提掉，註定袂當閣再生矣。

春仔一个查埔人目屎輾袂煞，是歡喜做老爸，嘛毋甘阿花動遮爾仔大的手術。佇厝裡，時常共阿花的手牽牢牢、疼命命。

---

5 tshū：滑、溜。

「看欲共伊攬咧予逐家看無？」ta-ke 看著眞礙虐。

原本應該愛好好仔歇睏做月內，轉來厝裡隔轉工，ta-ke 就開店做生理。

「是無食飯 --hioh？跤手遮慢鈍？」拄動過大手術的人總是行動較無法度遐扭掠，ta-ke 就面溫面臭。

「做人的新婦就愛知道理！阮較早呔有佇咧做月內？」ta-ke 剾洗的話，阿花聽著，嘛干焦會當恬恬，共目屎含咧。

「阿母，你毋通按呢講啦！阿花遮認眞……」春仔聽阿花予阿母按呢講，心內眞毋甘。

「娶一个新婦就拍無去一个囝！」連春仔小可仔共阿花鬥贊聲一下，阿母就感覺會鑿目。

「看恁新婦遮大欉，呔會毋閣生一个？」厚話的厝邊無代無誌就提這出來講。

「阮新婦尻川斗闊呔有路用？跋一倒就袂生矣……」ta-ke 拄著人問起，就會按呢講。

春仔嫂便若聽著，目屎就閣輾落來。

「喙生佇人的頭殼頂，插袂了啦！」彼當陣若毋是春仔的疼惜，目屎毋知欲閣加輾偌濟咧。

時間跤步的遷徙若風咧透，一過就袂閣再回頭。Tsi̍t-ba̍k-nih-á 阿成就大漢矣，阿花 in ta-ke 干焦顧 tshuā 孫去讀冊、補習就舞甲無閒 tshih-tshih，阿成誠乖，拄著人攏會相借問，厝邊隔壁誠呵咾阿花教了眞好，ta-ke 對伊就較袂嫌東嫌西，代誌嘛會揣伊參詳，阿花佇厝裡就較有地位矣。

挨豆子有笑容，豆奶就較芳，生理愈來愈好。

Ta-ke 過身了後，豆腐店就換春仔嫂來扦，春仔無閒豬牢的代誌，原本想欲共豆腐店收起來，人客攏講毋通啦，這種芳味愛繼續落去。看阿花共豆腐店顧甲誠好勢，就安心仔共豬仔愈飼愈濟，厝裡嘛愈來愈好過。

啊阿成咧？都大漢讀國中的矣，毋免綴牢牢，就較無去插伊。

下晡時仔的體育課，一陣人佇糞埽場遐。阿國對褲袋仔捎一枝薰出來，番仔火點落去，逐家輪流欶一喙仔。

「啥貨？孝甲遮大漢矣，猶毋捌噗過薰？」

「噗一喙是咧驚啥潲？」

「你是無 lān-pha[6]--hioh？」

袂堪得同學按呢激，阿成雄雄大下欶落去，結果喀甲面紅紅。看著按呢，逐家笑甲反過，毋過欶這喙，原底是孤囝的阿成，就加幾若个兄弟矣。

阿成誠歡喜有兄弟相佇的日子，睏晝的時陣就誠捷去糞埽場。阿國 in 爸開簸仔店[7]，就會偷挈幾枝仔散薰來學校，有當時仔嘛會挈幾口仔檳榔來。

「哺檳榔就袂驚寒矣！」阿國共哺檳榔講甲誠好。剖爿的檳榔，摻寡紅灰佮甘草，哺一睏仔身軀就燒烙起來，彼種芳味佮甘草的甜濫做伙閣袂歹哺，呸檳榔汁呸甲一搭紅絳絳，閣誠成大人。

「你有食薰乎？」阿珠鼻著阿成身軀有薰味。

阿珠，蹛佇阿成 in 隔壁，兩个人平濟歲，逐工做伙騎車去街仔讀國中。In 兜就較無遐好過，老母阿幸早就過身

---

6 雄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。

7 kám-á-tiàm：雜貨店。

去，老爸阿欽仔做小工趁食閣愛啉 -- 兩杯啊，所以無啥物錢。毋過阿珠眞捌代誌，轉來會煮飯、洗衫，閣誠認眞讀冊。

命運袂輸若咧行棋，無法度知影後一步棋愛按怎行才著。春仔嫂和阿珠 in 阿母是仝一个庄頭大漢的，兩口灶的魚塭嘛倚做伙，本底感情就好甲若像姊妹仔咧，閣仝年嫁來這个庄頭，所以互相照顧、相佮就誠四常。毋過阿幸的運較 bái，生產的過程，煞血崩山過身去。雖然阿欽仔會去做小工趁錢，毋過愛啉燒酒的性袂改，煞拖阿珠綴咧艱苦，春仔嫂看阿珠認命袂怨嘆，實在眞毋甘，嘛共阿珠當做是家己的查某囝，逐改共阿成買衫仔褲的時陣，就會順紲買一軀查某囡仔的衫仔褲予伊。

「你有食薰乎？」阿珠閣問一擺。

「袂當共阮阿爸講喔！」

「是按怎袂使得？」

「就是袂使得！」

阿珠雖然和阿成無仝班，毋過這站仔時常聽人講阿成交

著阿國 in 遐的歹朋友，這馬會共老師應喙應舌閣唱聲[8]。阿珠早就感覺怪怪矣，這馬鼻著薰味，愈確定有代誌。

「我後擺欲做一个大企業家，這馬煞毋免學食薰 --hioh？」阿成毋知去佗位揣這个理由，家己都講甲欲笑出來。

「你愛拍拚做大企業家喔！」阿珠無知是條直抑是戇，連這款話都相信。

「你毋通共阮老爸講喔！」

「好啦！」

有人共老師投講阿國紮薰來學校。In 爸一來到學校，氣甲一喙頷搧過去，阿國疼甲吼出來，這層代誌全校攏知影，落尾阿國佇學校就囂俳袂起來矣。

「若予阮知影是啥物人投的，絕對欲共伊蹔甲做狗爬！」

阿成放學就綴 in 彼群的四界拋拋走，若無到暗頭仔，人是袂轉來的。啊若阿珠，一放學就竹籃仔揹咧、鎌利仔提咧，去溝仔邊割菜葉仔轉來飼鴨仔，那攪粗糠那唸英語

8 以言語大聲威嚇。

ABC，規陣的鴨仔，袂輸若伊的學生，圍一个箍仔聽伊唸冊。啥物人看著都會毋甘，愈毋免講是春仔嫂。

「這寡錢你提去街仔遐補習！」人攏講若無去補習會綴人袂著。

「春仔嬸，你共我當做家己的查某囝咧疼，我袂當閣共你提錢，我家己跼厝好好讀就好，毋免補習啦！」

「抑無這三斗米你提轉去！」

「春仔嬸，多謝你！」

「阿幸，你佇天頂就愛保庇咱阿珠，遮乖的查某囡仔！」春仔嫂心內底眞捷想著這。

「阿母，阿珠 in 老師講伊猶未交錢報名高中聯考！」

「敢會是阿欽仔無愛予伊報名咧？」

「嘛毋知影！」

一聽著這項代誌，春仔嫂就無咧管待豆仔猶未浸好，就緊傱[9]去阿欽仔遐。

---

9 tsông：慌亂奔忙。

「阿欽仔——阿欽仔——」人未到聲先到，一入廳，就看著阿欽仔啉甲茫茫，阿珠佇壁邊咧讀冊。

「阿珠，啊你呔會無去報名？」

「阮阿爸講——」阿珠看對倒佇膨椅頂頭的阿爸。

「查某囡仔——冊讀遐懸——是會當創啥物？去——布袋工廠做工，較——實在啦！」阿欽仔咧講酒話，講了就閣睏去矣。

「阿珠，你呔會攏無講恁阿爸無提錢予你去報名？」

「……」阿珠目屎直直輾講袂出話。

「這个阿欽仔誠害……」

隔轉工，春仔嫂豆腐一做好，就趕緊跤踏車踏咧，提錢去予老師，共報名手續辦好，轉來順紲去阿欽仔遐共伊唸唸咧。

阿珠知影會當考高中了後，就閣愈拚。春仔嫂早起時仔三、四點起來挨豆仔，阿珠房間的電火嘛綴咧著矣。

高中聯考放榜，寄成績單彼一工，春仔嫂透早就等佇路頭。

「春仔嫂，佇咧等恁囝的成績單 --hioh？」挈批的按呢問。

「無啦，阮兜彼箍阿成懵懵無效啦，我是咧等阿珠的成績單啦！」

「春仔嫂，聽講阿珠誠捌代誌……」挈批的那反伊的包裹那講，揣著阿珠和阿成的成績單，閣 siam 一下仔內面講：「喔！阿珠有考牢嘉義女中，而且閣加百幾分呢！毋過恁囝差嘉義高中就差百偌分！」

「有牢？有牢就好！有牢就好！」春仔嫂那哭那笑。毋知影的人，會想講阿珠是春仔嫂 in 查某囝。

「阿珠遮 gâu 讀冊，無讀起去傷無彩！」春仔嫂隨去揣阿欽仔。

一踏入客廳，就鼻著臭酒味。

「我呔——呔有——錢通——」阿欽仔閣啉甲醉茫茫矣。

「註冊費我來出！」

「我——是做啥物老爸？」阿欽仔匪類罔匪類，猶閣知影見笑，隨跪佇神明桌仔頭前，春仔嫂行過來共阿珠搭搭咧。

啊阿成咧？免講省嘉中，連嘉工的都考無牢。到尾仔，春仔就想講予伊去讀民雄農工的獸醫科，厝裡有飼豬，若學會曉閹豬仔，就毋免逐改攏愛揣彼的豬哥仙的，工夫無偌

gâu，歹叫閣貴。

阿成無啥通好選矣，就去讀獸醫科。

翁仔某顧一間豆腐店，兼飼寡豬仔，日子花花仔。三冬了後，阿成這个毋成猴，閣去予伊佇全國技能比賽拄著第二名，保送屏東科技大學，厝裡總算出一个大學生矣，雖罔無法度像人阿珠遐爾仔有才調，考牢臺大法律系，後擺會當做法官。

阿珠欲去臺北的時陣，來共春仔嫂 in 兩翁仔某相辭。

「這一屑仔錢你提去，佇臺北遐爾遠的所在，你就愛好好照顧家己，毋通枵著，春仔嬸這一屑仔錢共你鬥相添，好好仔認眞，後擺共法官彼張牌考予牢！」春仔嫂共伊的私奇錢提出來予阿珠。

阿珠共春仔嫂的手牽牢牢，目屎 khok-khok 輾。

作穡人靠天食飯眞正是講了誠著，豬仔的價數起起落落，就親像這陣仔的豬仔價袂 bái，豬仔囝的價數就綴咧起，春仔想講趁這馬農會貸款的利息錢較薄，就去辦貸款，這回若做會好勢，豆腐店就會當收起來，阿花就毋免遮早起

來挨豆仔，會當加歇睏寡。

「阿花嫁來遮，攏無予伊過快活的日子！」春仔時常按呢想。

彼个暗頭仔，春仔和阿花佇咧參詳代誌。

「你看按呢好無？咱來去農會貸寡錢來共豬牢整理予好勢，雖罔這馬豬仔囝的價數無俗，毋過大隻豬的價數愈好。掠較濟豬仔囝轉來飼，若會順序，你就毋免遮早起來挨豆仔矣！」

「利息錢敢袂傷重？」

「這關若拚會過，咱就快活矣！」春仔看 in 牽的有小可仔躊躇，就袂輸若共伊掛保證。

貸款順利落來，豬牢成格[10]好勢，豬仔囝嘛規 thoo-lá-khuh[11] 車來。春仔比往過閣較無閒，逐工清遐的豬屎尿、搜飼料，舞甲規身軀攏豬屎味嘛甘願。

---

10 tshiânn-kik/keh：隔間裝潢。

11 卡車。

下晡時仔，微微仔風透著眞爽快，睏一下晝了後，先食一枝仔薰咧，那歕風那想著這世人娶著好某，共厝扞甲遮好勢，心內除了感謝，嘛有小可仔虧欠。阿花自細漢就歹命底，嫁入門閣眞認命，這回若拚會過，絕對愛予伊過較快活咧！

七個外月的照顧，豬仔大了誠緊，閣無偌久就會當賣矣，春仔想著這就微微仔笑。

無偌久，山裡彼爿罩烏雲，閣敢若不止仔烏，欲落大雨矣，這陣雨應該是袂細，趕緊共南爿的布篷崁予好，雨若潑入來豬牢，豬仔就較會致著病。

予人料想袂到的，是這陣雨會落甲遮久閣遮雄！連紲落三工的大雨，溝仔遐的垃圾水淹入來豬牢底，佳哉無共豬仔沖走去。春仔舞規工的，總算共豬牢洗甲清氣仔清氣。

彼工透早，春仔手面洗好，仝款來豬牢巡巡咧。

「啊—哪會按呢？」春仔看著豬牢的豬仔哪會欲死盪幌[12]

12 beh-sí-tōng-hàinn：死氣沉沉、精神萎靡。

的款？

「害矣啦！豬仔若著災[13]矣！」先轉來厝裡叫阿花去顧豬牢，才緊去街仔找豬哥仙的。

「夭壽喔！哪會按呢？」阿花看豬仔一隻一隻倒佇遐，掣咧掣咧，目屎就津落來。

尾仔，春仔 tshuā 豬哥仙的來矣。

「著災啦！無救矣！」吐一个大氣，頭越咧就走矣。

彼一暝，眠床頂頭，月光仝款對窗仔門照射入來，仝款的忝頭，煞因爲心內放袂落的擔頭，四蕊目睭大大蕊相天篷，這是一个無奈的暗暝。

雞未啼，春仔鋤頭提咧就對豬牢去，佇咧灶跤挨豆的阿花叫伊飯食飽才去，伊若親像無聽著，戇神戇神做伊行。

「恁娘咧！恁爸哪會遮衰瀉？」

較早春仔會那唱歌那作穡，啊這馬煞掘一下撟[14]一句。死豬仔干焦會當擲落去窟仔放火燒燒咧，閣共塗坵轉去，代

13 動物感染瘟疫。

14 kiāu：用惡毒的言語罵人、毀損別人。

誌才會收煞。毋過死豬仔遮爾濟，窟仔無挖較大空咧呔會有夠？

就按呢，連紲四、五工，空挖甲差不多矣，春仔一个人坐佇窟仔邊，仝款的目屎、仝款的傷心。想著農會彼條錢嘛毋知欲按怎還？

干焦目屎咧陪伴，風閣按怎透，嘛無法度共目屎拭予焦。

彼日仔透早，春仔掠一桶汽油，準備欲出門。

「空挖好矣 --hioh？」阿花看著春仔掠汽油，應該是欲燒遐的豬仔。

「燒了閣共塗崁崁咧，下晡就會當較早轉來……」若像有講無了的話，頭越咧就去豬牢矣。

阿花看春仔這兩日仔，吃袂落嘛睏袂去，人變甲誠恬靜。

一隻一隻的死豬仔拖落去窟仔底，小可仔喘一下仔氣都會感覺臭羶[15]。拖欲到中晝，總算共豬牢摒清氣矣，汽油潑落

15 tshàu-hiàn：腥味。

去、火一點，袂輸若咧煠豬油。火燒過死豬仔頂頭，共所有的一切攏變無去、過去的心血攏放水流矣。

「干焦差幾禮拜仔爾……」春仔想著無偌久就會當賣的豬仔，本底想講看會當予阿花過較快活的生活無，抑無嘛會當予阿成去補英語，伊的成績攏綴袂著陣。

著火的豬仔燒氣衝起來，春仔的面就烘甲紅紅……。

天暗矣，阿花直直等無人。

「春仔—春仔—」手電仔火炤[16]佇豬牢底，清氣溜溜，無淡薄仔垃儳，看對邊仔的窟仔……。

「春仔呔會無埯予好？」阿花看彼个窟仔敢若有燒過的款，燒了嘛應該愛共塗埯轉去，就行倚去。

「阿春仔——阿——」看著春仔倒佇下底袂振動，閣有予火燒著，頭鬃和衫仔褲攏燒甲臭火焦去矣，驚甲話攏講袂出來，趕緊揣人共春仔摸起來，毋過已經斷氣矣。

---

16 tshiō：用聚光燈、手電筒等的光照亮。

「應該是趄落去，才會發生意外……」

「應該是斷腦筋去矣，才會按呢……」

「凡勢是遐的豬仔來討命的……」

「百面春仔想袂開，家己跳落去！」

「In 囝阿成干焦目箍紅紅，若無哭呢！」

「……」

逐家佇咧會春仔的意外，十喙九尻川[17]，啥物話攏有。眞相逐家攏想欲知，毋過對 in 母仔囝來講，除了愛去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，猶閣有愈觸纏[18]的代誌愛去處理。

春仔嫂愛去煩惱農會彼條貸款的數，啊阿成除了會曉閹豬，英語毋捌半字，躊躇敢欲閣讀落去？

落尾，農會貸款的錢，春仔嫂提袂出來，豬牢予農會拍賣，毋過春仔佇遐發生意外，無人敢來標，閣延延[19]兩冬了後，農會和春仔嫂參詳債務，農會嘛想講會當提寡就提寡。

---

17 比喻人多嘴雜，個個像在放狗屁。

18 tak-tînn：糾纏、麻煩。

19 拖延。

結果春仔嫂共這幾冬儉佇口座[20]的錢攏提出來。豬牢留咧，毋過草仔早就發甲誠茂，嘛無人敢走去遐。

阿成讀甲離離落落，就規氣辦退學，想欲去臺北拍拚。

「你欲去遐爾遠的臺北，無欲留踮遮？」

「留咧飼豬？無出脫！」

就按呢，本底鬧熱的厝內底，賭春仔嫂一个人。

無閒煞，就坐佇戶櫥，恬恬仔想起過去，不時嘛想甲目屎四淋垂。

天色拍殕仔光，春仔嫂緊共目屎拭拭咧，等咧就有人來買豆腐、揑豆奶矣。

日子總是愛過，豆腐店猶會當三頓罔度，上向望的，是看阿成會當出頭天無？人阿珠，這馬毋免人煩惱。過去厝裡較有才調的時，猶有法度共伊鬥相共，自春仔過身了後，就無冗剩錢通好共伊鬥相共。毋過聽講阿珠成績誠好，攏領獎學金，家己閣會去兼家教趁錢，毋但開銷有夠用，閣有儉寡錢。

20 帳戶、戶頭。

阿珠這个查某囡仔嘛眞貼心，見擺對臺北轉來嘉義，買物件毋捌共春仔嬸落勾過。

「你佇臺北有去揣阮阿成無？」

「聽講伊徙位矣，遮敢有伊的住址？」

「我來挈！」春仔嫂入去共阿成頂個月寄錢轉來的批囊挈予伊。

阿成來臺北，先佇中華路鐵枝路邊的低厝仔稅厝，一頂眠床，便所和浴間仔四、五个人公家用。厝頭家娘嘛是對下港起來的，厝稅就共伊算較俗咧。雖罔阿成鴨母蹄毋免做兵，毋過漢草大龐，就介紹伊去貨運行允頭路，去走車送貨。

徛佇鐵枝路邊，火車佇面頭前駛過來閣駛過去，若親像咧搬電影仝款，過去的代誌閣佇腦海中出現……。

「較認眞咧，全國賽提著前三名，就會當保送去屏東科技大學的獸醫系……」翕熱的歇熱時，逐家早就毋知走去佗位歇喘矣，干焦阿成 khut 會牢，爲著欲參加全國技能比賽，逐工去學校苦練閹豬仔的工夫、刣雞的手路，嘛袂喝艱苦。阿爸講 in 彼沿的攏無人讀大學，看阿成有法度是頭一个無？

Khut 會牢，嘛都愛感謝民雄農工林老師的牽教。佇學校冤家相拍、食薰攏有阿成的份，爸母三不五時就愛來學校共老師會失禮，教官咧欲共伊退學，是林老師去共教官參詳，才會機會留落來。

「我看你的手路眞幼，來訓練技能比賽好無？」老師感覺這馬的囡仔無啥有法度食苦，阿成若是肯認眞學，是袂 bái 的選手。

老師按呢器重伊，阿成眞感動，自國中開始，呔會有老師看伊會著[21]？

「好！我拚看覓咧！」

結果全國賽去予阿成提到第二名，保送屏東科技大學，毋過英語看攏無，成績攏吊車尾，拄著老爸雄雄過身去，就規氣辦退學，出來拚看覓咧！

火車駛過，停佇鐵枝路平交道頭前的車振動起來矣，一陣人來來去去，行過伊的面頭前，才雄雄想著這馬佇臺北。

---

21 看得起他。

夯重扛物件對阿成來講無啥問題，嘛誠肯做，兩冬外，佮一个助手做伙走車，南北二路四界走。若拄好送椅桌仔去臺大，總會踅對法律系看一下仔外口的告示。手佇告示紙頂頭徙振動，目睭仁綴咧金金相。三不五時就看著阿珠的名，有時是挈著「書卷獎」，抑無就是研討會的論文發表。

「阿珠是恁姊仔 --hioh？」驚落勾去，助手嘛會來鬥揣。

「恬恬啦！」

見若看著阿珠的名，阿成總是喙笑目笑，莫怪助手會按呢問。毋過歡喜還歡喜，嘛有淡薄仔酸澀閃過心內底，看人後擺會當考牌做律師、法官，啊家己咧？

日子就若像車輪佇咧踅來踅去，無情的歲月若一支柴梳，共阿母的頭毛捋甲愈來愈白，干焦寄錢轉去，敢有法度減少家己的虧欠？

彼一年，阿珠同年[22]考牢律師和法官的牌，這是庄仔內的大代誌。毋若鎮長來，連縣長都來矣。凡勢這是縣長頭一改來這个揜貼的庄頭。In 阿爸阿欽仔的頭鬃閣專工去

---

22 tâng-nî：同一年。

siat-tooh[23]、抹油。縣長呵咾伊生甲遮將才[24]，莫怪查某囝遮厲害。阿欽仔聽甲喙笑目笑，自細漢就烏焦細粒子，人攏講伊若猴咧，頭一擺有人講伊將才。

門口埕紅紙貼甲規大堆。過年時仔，門聯嘛無貼甲遮濟。規个庄頭，若像比過年閣較鬧熱。

「阿珠予我一个大紅包！」彼冬的過年，阿成聽阿母講阿珠考牢法官和律師的代誌。

「阿珠閣專工來厝裡揣你，問講你這馬好無？我共你的住址予伊，伊講有閒會去揣你！」

「你欲一直踮臺北走車 --hioh？」

「厝裡無差你一雙箸啦！若——」春仔嫂話講無了，就越頭入去灶跤無閒，精差跤手無遐扭掠矣。

阿成看阿母曲疴的背影，深深的欠虧變做兩逝目屎。

行出來外口，行咧行咧無張持就行來較早的豬牢邊。想起和阿爸做伙閹豬的過去，想起伊決定欲讀獸醫科的時，

---

23 做頭髮、造型。源自日語セット(setto)。

24 將相器度。能擔當大任的人。

阿爸歡喜的笑容，嘛想起當初時爲著參加全國比賽的拍拚……。

敢猶有機會？

想起阿珠細漢戇戇仔咧讀冊，這馬做法官矣。毋過一想著臺北的頭家對伊遮爾仔好，前幾日仔講欲共伊升起來做組長，這个好機會，敢欲放棄？工課做了順，轉來凡勢啥物攏無，愈想愈躊躇。

彼日貨較早送了，轉來蹛的所在，身軀拄洗好。

「阿成，有妹仔來揣你喔！」隔壁的喝甲若規條街攏聽會著，阿成那拭頭毛那行出來。

「哪會是你？」阿珠雄雄走來，予阿成掣一趒。

「抑無咱來外口講！」稅厝的所在傷狹，阿成想到人這馬是一个法官，煞有淡薄仔自卑。

兩个人就行佇中華路鐵枝路邊。

「你猶未食暗頓乎？我請你！」經過一間自助餐，阿珠看阿成應該是猶未食飯的款。細漢時仔，攏嘛是阿成先開喙，就若親像大兄仝款，毋過這馬較像大姊 tshuā 小弟來食飯。

「彼日仔，阿母共我講你的代誌……」

「阿母？抑是阮阿母？」

「伊嘛是阮阿母啊！我這馬攏欲按呢叫！」伊講出心內的感謝。

「阮阿母叫我轉去，著無？」

「伊是無按呢講，我看伊這馬行路攏小可仔會 hián。你敢會記得阿母有身的時陣，無細膩趄倒，流足濟血閣大手術的代誌？」

阿珠那講目屎那欲輾出來的款。

「伊足希望你會當轉去！」阿珠講甲予阿成的頭頇[25]咧。

「你猶會記得國中的時陣偷食薰，叫我袂當共恁阿爸講。你敢猶會記得你講啥物理由？」阿成聽著頭向了愈低。

「你講你欲做一个大頭家！」遐久的代誌，阿珠猶閣會記得，莫怪有才調考牢法官。聽著過去家己講過的歕話，擋袂牢煞笑出來。

「你較早呔會戇甲相信這款理由？」

「你想講我眞正遐戇喔？我是驚春仔伯會氣掣掣，共你

25 tàm：低垂。

修理甲金鑠鑠。猶閣有，阿國紮薰去學校的代誌，是我共老師講的！」

「啥貨？原來是你講的？」講到遮，兩个人笑甲欲反過，時間若轉踅去國中的時陣，敢若猶閣聽會著阿國予 in 爸搧喙賴，疼甲嘛嘛吼的聲。記持若綴著風踅轉來心內底，猶是遐爾心適。

「彼當陣阮閣咧講，若揣著彼个抓耙仔，絕對欲共伊蹔甲做狗爬！」兩个人講著過去的代誌，除了數念，嘛感嘆時間過了誠緊。

「你猶會記得你閹豬仔的工夫足好的無？」阿珠雄雄講起阿成奢颺的過去。彼當陣，全國賽第二名的成績，工夫嘛袂輸遐的教授，逐改教授攏叫伊教逐家閹豬仔，教授講伊的工夫眞正無話講，若莫英語無好，本底欲共伊留落下做助教，啥人知影伊煞臨時臨曜[26]就無讀矣。

「你敢知影阿母前一站仔跋倒無？」

「啥？阮阿母跋倒？有按怎無？」

---

26 lîm-sî-lîm-iāu：事到臨頭、一時之間。

「伊跋倒了後，若毋是拄仔好阿海叔去載豆頭，凡勢——尾仔佇病院蹄幾若禮拜才出院！」

「阿母直直交代我袂當共你講！」

彼一暗，佇眠床頂反來反去，阿成知影愛做決定矣。

隔轉工，共頭家相辭。

「做了好好，呔會想欲轉去嘉義？」

「轉去和阮阿母做伴，可能會順紲飼豬……」阿成講了誠躊躇。

「你後擺若飼豬仔成功做頭家，就愛叫你——嘉義豬仔成！」頭家誠毋甘遮好的助手欲走，毋過想著伊的苦衷，就答應伊。

袂當按算的路決定了後，阿成 peh 起去離開臺北的尾幫車，夜色陪伴伊這段路途，這幫火車是一個起程閣透濫贖罪的想法。想起欲離開故鄉躊躇的理由，彼是阿爸心內的願望。

會當完成無？伊嘛無把握！

慢車駛一下停一下，舞甲天光，總算到嘉義矣，踏入門，春仔嫂掣一趖。

「你呔雄雄轉來？」春仔嫂看著囝轉來，有歡喜嘛有驚惶。

「阿母，你跋倒，呔會攏無共我講？」

「阿珠共你講的 --hioh？誠害！叫伊毋通講，伊閣——」春仔嫂有小可仔怨嘆家己。

「你無欲閣去臺北矣 --hioh？」伊那講那共阿成的行李掯入去。

春仔嫂雖然希望阿成會當轉來，毋過欲揣啥物頭路較好咧？兩个坐佇戶櫥參詳。

「我想欲轉來飼豬！」阿成講著躊躇閣無自信。

「抑無明仔載咱來去農會看有法度貸款無？」

兩个人騎跤踏車相載去街仔，日頭誠猛，半路仔就已經規身軀汗矣。

「春仔嫂，欲來寄錢 --hioh？」信用部股長是庄裡人，行過來相借問。

「無啦！啊就阮阿成講欲轉來飼豬，看會當來農會貸寡錢無？」

「抑無你略仔等一下，我來請示總幹事。」

母仔囝兩个人，恬恬仔佇電風跤那吹涼那聽候。

「較早 in 春仔貸款的彼條數，到尾仔咱農會了袂少，你袂記得我彼當陣舞甲虛 lè-lè--hioh？」佇內底，總幹事講甲氣掣掣、頓椅頓桌，股長想欲講啥嘛無法度開喙。

一行出來大廳，規个面腔隨變一款，笑甲出聲，手伸長長欲來和人握手。

「春仔嫂，歹勢！予你等遮久，你嘛知影咱農會都無偌大，嘛無啥錢，所以——」肥腩腩的面容，激出來的笑面講甲袂輸若農會咧欲倒矣。

「阮的豬牢閣提來抵押，敢袂使得？」

「恁彼間豬牢是會當算偌濟？」總幹事喙翹翹。

「若無你就揣一个較有才調的人來共你擔保——毋過，啥物人敢？」講煞，哼一聲就越頭走矣。

兩个母仔囝干焦會當恬恬仔行出來，跤踏仔恬恬仔踏、車沓沓仔行，佇鬧熱的街仔路，風若袂記得振動，人情的無常，佇翕熱的七月時，凡勢拄仔佇電風跤坐傷久，煞有交懍恂的感覺。

「恁阿成是揣無頭路 --hioh？」

「呔會看恁阿成逐工攏佇厝裡？」

厝邊隔壁的閒仔話，就若樹仔跤的風絞袂停。

當咧捎無摠，阿成想到較早誠欣賞伊的教授，這馬退休佇嘉義做豬仔育種。

「教授，我這馬想欲轉來飼豬……」

「聽人講，你進前佇咧走車——雄雄就欲飼豬？我遮當咧欠跤手，先來學幾冬仔！」

屏東天氣傷熱，有的種豬對較寒的所在進口入來，若傷熱，豬仔會擋袂牢。教授經過幾若冬，才揣著這馬適合的所在。

阿成想想咧嘛有影，若是隨去飼豬，結果敢袂和老爸行仝款的路咧？

三冬後，教授對阿成誠呵咾。

「阿成，你有想過恁阿爸飼豬失敗的原因無？」

阿成斟酌想，阿爸飼傷濟豬，傷密袂通風，若一屑仔豬致著病，就會滲甲規豬牢，所以愛先共豬牢四面通風。豬屎愛對下面的流籠送到轉化池變做肥料，才會當保持豬牢的清氣，只是錢愛加開寡仔。

「毋過豬仔飼較少咧，敢趁有錢？」

「飼豬仔栽啊！」

「袂使得啦！按呢就和教授咧拚生理矣！」

「我足欣賞你這款個性，會替人想！」教授的手搭佇阿成的肩胛頭，閣絀咧講：「你這幾冬佇我遮敢干焦學飼豬爾？這馬豬仔有冷凍拍種的技術，是咱研究的方向，我有歲數愛退休矣，遮的家私是無俗，啊若欲賣是毋成物，規氣攏送你！」

代誌若像袂 bái 的款，毋過資金咧？

「阿母來去共庄裡人借看覓咧！」

「恁春仔都無法度矣，阿成呔有法度？」

「豆腐店好好仔顧就好，莫想遐的有的無的啦！」

「好好仔叫恁阿成揣一个仔頭路就好矣！」

春仔嫂一間問過一間，親情[27]一个問過一个，就是借無錢。

彼年的過年，外口的炮仔聲 piāng 袂停，母仔囝兩个人坐佇戶櫈頂頭，恬恬看對外口無講啥物話。

欲暗仔，阿珠來揣 in。

「阿母，恁兩个攏佇咧喔！」

---

27 親戚。

「阿母？你呔會叫我阿母？」春仔嫂愣一下仔。

「我這馬攏欲叫你阿母，感謝你對我的照顧！」春仔嫂聽著目箍隨紅起來。

「聽阮阿爸講阿成欲飼豬仔栽 --hioh？」阿珠閣繼續講：「阿成欠資金的代誌哪會無共我講？遮一寡錢共阿成鬥相添！」一張支票，佇寒人的正月時仔，予人有燒烙的溫暖。

阿珠 in 爸匪類罔匪類，一知影春仔嫂去共人借錢的代誌，想著春仔嫂對 in 查某囝的照顧，就知影愛報答。

原本推辭，是阿珠足堅持的才收落來，阿成目屎含牢咧，話攏講袂出來。

春仔嫂共阿珠的手牽牢牢，目屎 khok-khok 輾。

資金攢好，阿成就拍拚甲無暝無日，豬牢創好勢，就對外國進豬仔種，斟酌研究豬仔囝，毋是像豬哥仙的干焦看豬仔吼了大細聲爾。肉色、骨架、腳蹄攏愛斟酌看，綴教授的三冬眞正有學著工夫。

豬牢的摒掃就貿予阿國去做，伊過去較匪類，毋過自娶某了，規个人攏無仝款矣，做代誌頂眞實在，和阿成合作了誠好。

「盍有可能？彼个抓耙仔是阿珠？」聽著當初時共老師

投講伊紮薰去學校的人就是阿珠，眞意外，嘛誠心適。

一冬了後的育種中心，若像人公司彼款清氣相，無像佇咧飼豬的。

彼一工，豬哥仙的拄好牽彼隻美國藍瑞斯的豬哥經過。

仝款提一支匏桸，經過溪仔就舀幾 khat 仔[28] 予豬哥涼一下，這馬生理歹做，拍種就愛包生，收一擺錢，就愛拍甲豬母有身才有準算，所以走兩、三逝是誠四常的代誌。拄拍種了的豬哥，行路垂垂，就愛提箠仔小捽一下才會行。啊若拍種進前，喙瀾是 khok-khok 流，路是那行那走。毋過，一工上加會當拍一擺，若傷捷，豬公就會失覺察。食濟愛閣食補，開銷不止仔大。這幾冬，流行啥物冷凍拍種，講啥物共豬公的精子先冰起來，欲拍種才退冰，注入去豬母的身軀，聽講效果袂 bái。

豬哥仙的生理就無遐好矣。

「欲拍種就愛趁燒，我的豬公靠伊彼支，共當燒烙的精子灌入去豬母內面，敢無較勇？」伊靠這款講法，猶有法度

28 用來舀物的器具。

做寡牽豬哥的生理。

「哭枵[29]！這是啥人開的公司？」

阿成拄行出來，招豬哥仙的入去參觀，伊那看那呵咾。

「阿成比我較厲害！」

阿成這馬專心研究技術，嘛較有時間陪阿母，生理愈做愈大。尾仔，人共伊號做「嘉義豬仔成」。

這馬阿成逐工綴阿母三點外起床，擔擔砑重的代誌發落好勢了後，阿成才閣去睏，春仔嫂干焦斟酌燃豆奶、做豆腐就好。

看阿成的事業做起來矣，春仔嫂心內眞歡喜，便若拄著人就會講阿成有孝閣骨力，人嘛講豆奶愈來愈有芳氣！連街仔的早頓店都指名欲割 in 的豆奶去賣，生理好甲無加的豆仔汁通好做豆腐矣。

「春仔嫂，恁遮成格予好，會當開一間豆奶店兼賣早頓，生理一定眞好！」較早就袂少人共伊按呢講過，毋過春仔嫂想想咧，家己歲數嘛有矣，舞袂去啦！

---

29 khàu-iau：粗俗的口頭語，用來表示糟糕、不滿或遺憾。

彼工，兩个母仔囝閣坐佇戶櫈開講，農會總幹事拄好經過。

「大頭家，趁著錢，愛會記得寄咱農會 --neh！」總幹事彼款大目孔[30]予人看著眞倒彈，母仔囝攏無想欲共伊應。

「前幾冬仔恁來貸款的時陣，我是叫恁凊彩揣一个來保證就好矣，毋是欲共恁刁難啦，著無？」

「我較早就知影恁彼間豬牢風水誠好——」

總幹事講甲喙角全泡。

「失禮啦！大頭家莫和阮小小的工仔人計較啦！閣來農會的選舉才閣麻煩一下，好無？」人嘛攏無咧共伊應啥，伊才鼻仔摸咧，恬恬仔走。

「阿母、阿成恁攏佇咧喔！」阿珠閣轉來嘉義看 in 阿爸。

母仔囝同齊倚起來。

「阿珠，你等我一下！」春仔嫂越頭入去房間提一袋物件出來。

---

30 傲慢、勢利眼。

「阿珠，這是彼冬你提予阮的錢，這馬阿成做了有趁淡薄仔，愛還你啦！」兩个人佇遐揀來揀去，毋知影的人會想講 in 是佇咧冤家 --hioh？

「感謝你予阮會當閣再倚起……」春仔嫂若共感激絞做兩逝目屎流出來。

「阿母，我才是愛說多謝的人，若無你出錢予我讀冊，我哪有今仔日咧？」阿珠目屎嘛輾出來矣。

阿成入去捙一大碗豆奶出來，囥佇桌頂，彼个芳味足熟似的。

「先啉豆奶才閣講！」三个人坐佇桌仔那啉豆奶那開講。

「恁阿母和我較早做查某囡仔的時，阮感情偌爾仔好咧！」

「阿成國中的時陣有偷食薰喔！」

「眞的喔？」

「……」

秋凊[31]的三月，出日頭的下晡時仔，彼款燒烙的感覺，

31 tshiu-tshìn：涼爽。清涼舒爽。

寫佇 in 歡喜的面上。尾仔，彼條錢一半留咧，阿珠變做股東兼法律顧問。

春仔嫂和阿珠愈講愈紲拍[32]，阿成雄雄倚起來。

「阿母！多謝你共我晟養大漢，我才有今仔日——阿珠，嘛足感謝你，予我會當重新倚起，完成——」阿成猶未講了，就喉滇[33]講袂落去，春仔嫂行倚過來共伊攬咧，阿成隨吼出來，彼款聲若有細漢阿母疼惜的感動，嘛若有阿爸過身的毋甘……。

——本文獲 112 年臺灣文學獎臺語文學創作獎小說首獎

32 suà-phah：表現順利或說話流利的樣子。

33 âu-tīnn：哽咽。